

此情可待成追忆

季羨林的清华缘与北大情

季羨林 著



◎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此情可待成追忆

季羨林的清华缘与北大情



季羨林·著

◎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情可待成追忆：季羨林的清华缘与北大情 / 季羨林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5.10
(季羨林品读人生)

ISBN 978-7-229-09954-1

I. ①此… II. ①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56709号

季羨林品读人生

此情可待成追忆：季羨林的清华缘与北大情

CIQING KEDAI CHENGZHUYI: JIXIANLIN DE QINGHUAYUAN YU BEIDAQING

季羨林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责任编辑：徐宪江

特约编辑：穆 爽

营销编辑：王丽红

责任印制：杨 宁

封面设计：周伟伟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7.875 字数：150千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8.00元 (全七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编者的话

1930年，季羨林与几千名考生同聚北平，在激烈的竞争中，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抉择中，他选择了清华大学。19岁进清华，23岁毕业，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

1934年，季羨林从清华毕业，1935年，季羨林赴德留学。1946年回国后，承清华教授陈寅恪的引荐，35岁入北大任教。当时北大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然而仅一周时间，季羨林就被学校聘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另兼文科研究所导师，开创了北大副教授转正教授时间最短的历史纪录。此后五十余年，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的老人，从未离开过北大。

拥有百年以上悠久历史的清华与北大，是中国学子最向往的两

座高等学府。季羨林先生的一生，与这两座高等学府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他的文章，也多有涉及这两座高等学府之作。其中有深情回忆、有客观评价、有热情赞扬，还有以日记形式记录的自己在这两座学府中的人生印迹。本书将这些文章选编结集，按照季羨林先生在清华和北大两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清华缘”，选编了季羨林先生晚年对于清华园的回忆和纪念性文章与早年就读清华时所记的日记。文章再现了清逸俊秀的清华之美和作者青年时期的清华教育氛围，对清华园的真切描述，是作者“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而清华园日记质朴真实，读来让人感觉“身临其境”、“一片天真”，对于后来人了解八十多年前的“活的”清华有很大帮助。另一部分为“北大情”，选编了季羨林先生在北大工作、生活、研究学问的回忆性散文以及赞美北大的杂文、随笔、序跋等评价性文章，笔触所及，无不体现出先生对北大、对祖国的挚爱深情。除此之外，本书还选编了季羨林先生1946至1947年初入北大时期的日记，这部分日记虽然篇目不多，但经季老之子季承先生同意，首次选入本书出版，为本书增添了一大亮色。季承先生选编、整理这部分日记颇费心力，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中的《清华颂》、《梦紫未名湖》、《梦紫水木清华》、《清华梦忆》四篇文章，本社于2012年10月出版的《一花一世界——跟季羨林品味生活禅》中亦曾选入；本书中的《我和北大》一文，本社于2013年9月出版的《中流自在心——季羨林谈修身养性》一书亦曾选入。为了保证本书内容的完整性，

仍再次编选于此。至于季羨林先生悼念与追忆清华、北大诸师友的文章，因绝大部分已选入本社2014年1月出版的《当时只道是寻常——跟季羨林品百味人生》，故此本书不再选入。

与季羨林、金克木合称为“燕园三老”的张中行先生曾评价季老说：“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书名这句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表达了对过往美好年华的思念，更体现了季老对这两座学府的深情。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穿越历史的时空，感受到季羨林先生所在的藤影荷声的清华与繁花满枝的北大，体会到先生曾经的内心世界，并从中得到对人生可贵的启迪和激励。

编者

2014年6月

代序 清华其神，北大其魂¹

卞毓方

季羨林注定与北大、清华有缘。想当初，他小学毕业，只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主儿，临到报升学志愿了，济南城最好的中学，是省立一中，他嘛，想都不敢想，掂量来掂量去，只等而下之又下之地填了个三流的“破正谊”——用今人的眼光看，已输在起跑线上。及至高中毕业，叔父让他投考邮政局，那意思是能混个“邮务生”，这辈子就结了。嘿，孰料人家还看不上他，嫌他个“名落孙山”，不予录取。弄得灰头土脸，这才掉转笔来考大学。他这会儿倒像吃了豹子心，老虎胆，国内高校，数北大、清华最有名，他就指定了考这两家。而且，不考则已，一考惊人，大名同时

1 本文原名为《一把解读季羨林的钥匙》，是卞毓方先生著作《季羨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的卷首献语。

上了两家的红榜，成了双料状元。这在当年，是刮遍济南城茶楼酒肆的新闻，更甭提在他老家清平县引发的特大轰动；这在今天，在考试制度已经规范化，也逼近老化僵化的今天，已成绝响。

季羨林十九岁进清华，二十三岁毕业，四载寒窗，奠定了百年学业的基础。1981年，他以古稀之身作《清华颂》，劈头就说：

“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我的母亲。”季羨林过早失去了母爱，这是他刻骨铭心的痛。所幸还有补偿——还有母亲般温暖博大的清华园。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

“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清华园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但是园子内的生活始终是生气勃勃的，充满了活力的。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始终占着主导地位。我同广大的清华校友一样，现在所以有这一点点知识，难道不就是在清华园中打下的基础吗？离开清华以后，我当然也学习了不少的新知识，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只要我感觉到学习有所收获，我立刻想到清华园，没有在那里打下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1988年，季羨林又作《梦萦水木清华》，他用了八个字，概括心目中的清华校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作为说明，他举了三则例子，那都是有血有肉，有滋有味——

一、新生入学，第一关是“拖尸”。这是英文toss（抛、掷）的音译，具体做法：凡新生，报到之前必须先去体育馆，老生好事者列队在那里恭候，他们上来几个彪形大汉，抓住新生的双手、双

脚，凌空举起，反复摇晃数次，然后抛落在垫子上。当然，什么危险也没有，垫子是软的，抛掷是讲究分寸的，如是这般，便算过关，形式大于内容，有点像《水浒传》里描写的杀威棒，又有点像政党帮派入伙结盟的手续，始于罗曼蒂克而止于形而上的神秘。谁要反抗，那是断然不行的，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这不是虚声恫吓，游泳池的门确实敞开着。季羨林呢，因为有一位山东老乡保驾（就是与钱锺书同班的许振德，长得人高马大，身手也相当了得，是清华篮球队的队长），免去被“拖尸”，当时自以为幸运，走了个后门，老年回首，却不胜惋惜，白白错过了一次“唯我清华”“咸与清华”的洗礼。

二、敢于同教授开玩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教授月薪高达三四百元大洋，折合成实物，相当于两百多袋面粉，三四万个鸡蛋，财力雄厚，社会地位也高，进则为官为宦，退则坐拥书城，学生等闲难以接近，但这并不妨碍学生以教授为对象，大开其玩笑。譬如拿俞平伯，俞平伯在中文系授课，他常常选出一些古典诗词，摇头晃脑地吟诵，一副名士派头。诵到得意处，干脆闭上眼，仿佛完全沉浸于诗词的境界，遗世而独立，浑不知今夕是何年。蓦地，又圆睁了双目，连声夸赞：“好！好！好！就是好！”学生们赶紧尖起耳朵，恭听教授先生解释好在何处，他那里却不管不顾，径自咏起下一首来了。就是这位俞先生，一天，忽然剃了个光脑壳，大摇大摆地走上讲台。这可是太前卫了！帅呆了！酷毙了！学生们立刻有了笑料，数天后，他们在自己主编的《清华周刊》上，登

出一则花边新闻，说俞先生要步李叔同后尘，出家当和尚啦！换在今天，当事人一定大光其火，弄不好还要诉诸法律，讨要名誉权。俞先生么，“是真名士自风流”，根本不把兹事放在心上，依旧净光着头皮，翩翩然招摇于校园，到了课堂，照旧摇头晃脑，大赞他的“好！好！好！就是好！”

又譬如拿吴宓，吴宓是西洋文学系教授，天生情种，雅好恋爱。恋爱固然可以产生佳话，但也不断催生笑话。吴宓有一首诗，开头说：“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尽管没有写出真名实姓，从押韵上看，却是欲盖弥彰，呼之欲出，清华人谁猜不出，□□□者，毛彦文也。吴宓还有一组《空轩十二首》，他在授“中西诗之比较”课时，分发给学生，据说，每首影射一位女子——吴宓酷爱《红楼梦》，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钗诗谜”。吴宓如此泛情，学生们岂甘寂寞，未几，《清华周刊》又有精彩表演，一位学生把吴宓组诗的第一首，今译为：“一见亚北貌似花，匝着秫秸往上爬。单独进攻忽失利，跟踪盯梢也挨刷。”下面三句，季羨林忘记了，末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妈妈”。按，“亚北”者，亚洲之北也，喻指欧洲之南，即“欧阳”，此乃外文系一位女生的姓（全名欧阳采薇，欧阳修三十二代女孙）；此译本一出，立刻风靡清华园，其转载率、火爆度，远胜过现今手机短信流传的那些博人一笑而又笑不出品位的段子。吴先生遭此开涮，就像时下绯闻旋涡中的明星，不以为恼，反若中了大奖，尔后有了得意或失意的情诗，照样拿出来和学生分享。

三、智育与体育并进。清华源于庚子赔款，源于一场丧权辱国的灾变，因此建校之初，就提倡“知耻而后勇”的奋发精神，特点之一，是于智育之外，格外注重体育。当时有一条硬性规定：凡体育考试不及格的，不能毕业，更不能留洋。这在其他学校，是未与闻的。拿我们熟悉的闻一多和梁实秋来说，就差点绊倒在游泳池边，两位才子，跑跑跳跳还凑合，一入水，就成了铁牛儿李逵，只有手忙脚乱、拼命挣扎的份儿，怎么办？为了顺利赴美，不得不大练特练“浪里白条”张顺的那一套水上功夫，抢在毕业之前达标。比较起来，吴宓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他跳远跳远，跳而不远，一测再测，皆不及格，没办法，只得推迟半年毕业，留下单练这一项“陆上竞技”。正因为如此，在季羨林读书的那几年，他回忆：“学生一般都非常用功，但同时又勤于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图书馆中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内则是人山人海，著名的‘斗牛’（笔者：一种篮球游戏）正在热烈进行。操场上也挤满了跑步、踢球、打球的人。到了晚饭以后，图书馆里又是灯火通明，人人伏案苦读了。”

1935年，季羨林得母校清华的栽培，赴德留学。1946年回国，又承清华教授陈寅恪的引荐，进了北大。季羨林曾经奇怪：“寅恪师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清华，反而介绍给北大呢？”这件事，他在有机会动问的时候，没有开口，如今恩师已逝，想问也无从了，只好永世存疑。

季羨林执教北大，迄今已届六十年。他对清华的依恋，已如前

述。那么，他对北大又是一番什么情思呢？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季羨林发表了一篇短文：《我看北大》，内中有对于这个问题的归纳。他对北大的认识是古董而又新潮的，就说这历史，他说：“如果我们改一个计算办法的话，那么，北大的历史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因为，北大最初的名称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则是国子监。国子监是旧时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前身又是太学，则历史更长了。从最古的大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近代的大学，学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规律造成的，与其他国家的大学不太一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学中，首当其冲的是北京大学。在近代史上，历次反抗邪恶势力的运动，几乎都是从北大开始。这是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掉的。五四运动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虽然名义上是提倡科学与民主，骨子里仍然是一场爱国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兴中华，这不是爱国运动又是什么呢？”绕了这样一个大弯子，袖里藏的是什么样的乾坤呢？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答案。季羨林说：“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认为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唯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这样一个怀有深沉的爱国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大几乎度过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还有什么呢？还能何所求呢？”

2006年元月，笔者动手写作季羨林传记，其间一个绞尽脑汁的难题，就是如何把握传主的风格。你可以强调他的淹博，他的朴实，他的勤奋，他的温和而倔强，洒脱而严谨，清澈而幽默……但是，说来说去，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隔那么一点点，不够传神。直至有一天，读到他关于北大派和清华派的话题——这话题不是季先生引起的，也不为他所认可，出于凑热闹，后来也参与了——他说：“北大和清华有没有差别呢？当然有的。据我个人的印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方面，在对中国教育、学术和文化的贡献方面，两校可以说是力量匹敌，无从轩轻。这是同一性。但是，在双方的风范——我一时想不出更确切的词儿，姑且用之——方面，却并不相同。如果允许我使用我在拙文《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提出来的文艺批评的话语的话，我想说，北大的风范可用人们对杜甫诗的评论‘沉郁顿挫’来概括。而对清华则可用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清新俊逸’来概括。这是我个人的印象，但是我自认是准确的。至于为什么说是准确，则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去揣摩吧。”（《漫谈北大派和清华派》）一个“清新俊逸”，一个“沉郁顿挫”，我心头一亮，突然悟到，季羨林清华毕业，北大执教，在他身上，这两种风范是水乳交融、恰到好处地掺和在一起的。当初读大学，他只能选定一家，一脚不能踩清华、北大两条船；如今论风格，则可兼容并包，涵融荟萃。简而言之，他的清新俊逸似李白，他的沉郁顿挫似杜甫，正所谓“清华其神，北大其魂”。此念一出，原有的难题

即迎刃而解。我于是决意拿这八个字，作为解读季羨林的钥匙。是耶？非耶？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谓“帆随湘转，望衡九面”，而各得其一的了。区区不才，颇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谨以此为序。

目 录

编者的话 / 001

代序 清华其神，北大其魂 卞毓方 / 001

第一辑 季羨林的清华缘

清华颂 / 003

我们是暂时的，但清华却会永存 / 005

爱国必自爱校始 / 008

温馨的回忆 / 012

清华梦忆 / 015

清新俊逸的清华园 / 020

清华大学九十华诞祝词 / 025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节选） / 027

入清华 / 031

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 / 035

终生受用的两门课 / 046

我的老师们 / 049

1930—1932年的简略回顾 / 053

第二辑 清华园日记选

第一次看梅兰芳表演 / 061

访吴宓 / 064

参与办《大公报·文学副刊》 / 066

开学典礼 / 072

“华北副叶”投稿 / 076

游西山 / 078

第一次见胡适先生 / 080

评中国作家 / 083

论诗 / 086

读荷尔德林诗 / 089

听课心得 / 096

参加文学季刊社聚会 / 099

体育锻炼 / 101

看狮子座流星雨 / 106

考试 / 108

思母情 / 113

发愿留德 / 118

心声 / 120

清华风景 / 128

第三辑 季羨林的北大情

春满燕园 / 133

燕园盛夏 / 136

春归燕园 / 140

我和北大图书馆 / 144

汉城忆燕园 / 147

我看北大 / 155

我和北大 / 160

怀千岁之幽情，忆百年之辉煌 / 167

梦萦红楼 / 174

巍巍上庠，百年星辰 / 177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 184

欢送北大进入新世纪新千年 / 189

北大时间最短的副教授 / 192

在北大找到了出路 / 196

记北大1930年入学考试 / 200